

卷四

書名 群書考索別集二十五卷 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書齋刊本
 撰者 宋 章如愚 撰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子-類書 彙考-宋
 索書號 子部-類書-17
 編號 C5930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3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類書-1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群書考索別集二十五卷 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書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群書考索目錄

山堂先生章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 刊行

別集

諸圖類

太極圖

伏羲畫卦圓圖

文王八卦圖

後天序對圖

洛書

伏羲畫卦橫圖

伏羲八卦圖

先天方圓圖

河圖

皇極經世書

部家名曰四重元何義也正元則以方州部家而為爻之形象而以上
下命名真足以正太元之四重亦猶易卦之有上下爻也由初至上分
為九贊元何拘也正元則自一至五而以五行次之真足以正太元之
九贊亦猶洪範之序五行也元有十二卷正元則以九天分為九卷元
有八十一首正元則以九首各為一卷元九首僅以配土正元則以水
火木金土隨次序而品第之至於象工象兀象示象正象器象亦象坐
象光象幽之類無非正救太元而為子雲鑽皮出羽也不然贊何以用
三十三首何以依八十一乎信乎先生之有功於太元也深矣哉

群書考索卷之三

別集

群書考索卷之四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經籍門

書

古文今文之別

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大禹謨說命高
宗彤日西伯戡黎太誓等篇凡易讀皆皆古文况又是科斗書以伏生
書字文攷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却是伏
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諛公
孔壁伏生所傳之異

孔壁所出尚書如大禹謨五子之歌嗣征太誓武成景命微子之命蔡
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得難底至

於易底全記不得此不可曉如當時誥命出於史官屬辭須說得平易若盤庚之類再三告戒者或是方言或是當時曲折說話所以難曉上有平易難曉處

孔壁所傳平易伏生書難曉如堯典舜典臯陶謨益稷是伏生所傳有方鳩僇功載采采等語不可曉大禹謨一篇却平易同

書中體制不一

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某恐如盤庚周誥多士之類是當時召之來而面命之面教告之自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旅獒畢命微子之命君陳君牙景命之屬則是當時倏其辭命所以當時百姓都曉得者有今時老師宿儒之所不曉今人之所不曉者未必當時之民不識其辭義也同

典謨盤誥未易者

三典三謨其言奧雅學者未遽曉會後盤誥等篇又難者如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伊訓太甲三篇或有一德其言治心脩身雖為人主言然初無貴賤

之別

安國伏生之書難易

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辭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信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攷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上同

典謨備訓誥誓命之體

余嘗言典謨之書以其簡嚴寬大事事畢備書有六體典謨訓誥誓命是也至於典謨之書六體皆具焉與其他書不同如禹益儆戒之辭皆訓也如欽哉惟時亮天功之辭皆誥也如禹會群后誓師之辭皆誓也

如命汝作納言之辭皆命也誰謂誓誥不及五帝者哉陳
觀書不可以定體拘

其讀二典也則知其為君道之盡其讀三謨也則知其効臣職之至訓
戒於君上則事得以規正誥告於臣民則情得以通達有誓焉則俾士
廢之盡命而知所畏有命焉則俾臣下之盡心而知所稟出治規模黎
然畢備乃若典謨雖為二帝之書然觀誓誥征苗之師命羲和之官則未
嘗無誓命也訓誥誓命雖為三王之書然觀商有先人之典周有不顯
之謨則未嘗無典謨也以至堯典乃謂之虞書禹謨不謂之夏書命止
於文侯誓著於秦魯益稷謨也而不言謨旅獒訓也而不言訓盤庚之
誥而不言誥嗣征之誓而不言誓君牙之命而不言命類皆存一時之
微旨誦其文者要當深察其意觀其事者要在默操其道惟夫疏通知
遠而不誣者廢乎其有所得者矣陳

書者通君臣之情

敷之而曰奏輔之而曰贊譽之而曰誥陳其功而迪之曰謨循其道而

之曰戒遷都非細事也而謀之於民異位非常典也而咨之於眾致
天之罰以除暴亂也而猶恤夫眾言之弗協移疎逃之餘民以容適於
正都也而且諄諄然諭之以無我怨帝王之心蓋以為不如是不足以
見吾績也君好生也而戒之以儆君克勤也而儆之以怠荒君逸於
得人也而諷之以叢脞持盈守成咸懼條飭無所不用其至也而亦懲
之以迷亂禹益皋陶周公所以敢直言而無忌者蓋以君臣之情素交
相孚也君之心臣無一而不知則臣之忠君亦無隱而不見雖是辭訐
弗異于外蓋有相容而無疑者矣陳

書之序失其傳

康誥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嚴餘民封康叔謹按康叔者成王叔
父不應稱之曰朕其弟曰成王者康叔之猶子也不應自稱曰乃寡兄
其曰兄曰弟者蓋武王命康叔之辭也故史記武王封康叔於衛且康
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也周公東征叔虞已得封於唐王命歸周

公於東豈有廢叔得封反在唐叔之後乎故不得不捨書序而從經史也

商周之書無若稽古之文

或曰堯舜二典大禹皋陶謨皆以若稽古目之商周之書咸無焉豈商周之君臣無若稽古乎答曰唐虞之道直而純商周之道變而正直而純者可為萬世法故仲尼以若稽古目之明一時之權耳唐虞之世君揖遜於上臣訂謨於下古有善道君得以順考而行之臣得以順考而言之不亦直而純乎商周之世湯武之君固聖矣然其跡則伐伊周之臣固忠矣然其跡則放焉攝焉然必湯武而行之乃為聖也必伊周而行之乃為忠也不亦變而正者乎

盤詰之書斯民自擊而心曉

予讀書至盤詰三篇周公之詰如在宗廟武庫中觀古器物憤然不之識如登太行之崎嶇劔閣之道羊腸九折之險一歩一止而九莫息如夷狄蠻貊窮荒萬里之人聽華人之語累數十譯僅乃能通未嘗不廢

而驚曰古聖人欺予哉後世之縉紳先生老於文學者考釋訓詁後

精神歷數十年至於白首沒齒有不能知之當時之人號召告令於一日之間何自而知之也當時之學士大夫俱曰知之可也田夫野叟閭巷之徒何自而知之也切意三代之民家家業儒人人有士君子之識所謂道德仁義之意性命之說典詰之語一聞見而盡識之非上之人好為誇牙強強難入之言以驚拂之也蓋其所習者素曉也

周官

金縢成王初年之書也洛誥周公遷政之書也無逸立政周公儆戒成王之書也周官成王親政開物成務之書也合是數篇以觀成王可以見其本質焉可以見其知類通達離師傳而不反焉過此而有君陳乃周公既沒之後又過此而有顧命乃其身將沒之時成王進德始終之序備矣周公格君造化之功著矣

訓詁誓命之文不同

大抵書文訓詁多奇澁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詁皆是記錄當時號令於

衆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為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曠括濶色粗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

雖曉耳

尚書孔安國傳亦是魏晉人所作孔安國為公詩傳大段不同

今觀序文亦不類漢文章漢時文章此序文亦然書小序非孔

子依與詩小序同

不序不出於天子

書小序不是孔手作只是周秦間人作然後人亦自誤會他本義未得

且如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由重也序者本意先說皋陶後

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繫禹字下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皋

陶而思日贊贊襄哉之下接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

予思日孜孜思日兩字便見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

不如如此說徒說得多端非本意也

或問讀尚書曰不如且讀大學若尚書却只說治國平天下詳多事較

詳如堯典克明俊德親九族至黎民於變展開是多久舜典又詳六

學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多久上同

詩書具大細之理

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上同

堯典述禪位之事

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為禪位設也一舉而放舜舉

嗣子禹舉而驩兜舉共工三舉而四去舉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

下授舜

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為治之次序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是讓于舜

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難是為要受讓時

作也至後諸篇皆然况先漢文章重厚力量今大序格致極輕疑是
晉宋間文章况礼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上
堯典禹謨稱虞書見其道同

孔子於三聖之書不仍舊史而必為之序正既加序正而又不俱謂之
唐謂之夏而必以虞稱者抑又何意也蓋堯授舜之授禹三聖相授守
一道自古繼之承之未有粹然出正如三聖人若孔子序書欲後世知
三聖之時之異道同故序正其書均謂之虞以見道同而書亦同也其
不俱題為唐者堯授舜而已授禹者非堯謂之唐則可以該舜而不可
以該禹下俱題為夏書者禹承舜而已承堯者非禹謂之夏則可以統
舜而不可以該堯惟舜上承堯下傳禹以虞名書則三聖之道備天子
之意固不深歟夏先

書首堯典美其克遜

或曰皇之三帝之五其書皆存焉仲尼刪書獨斷堯典為始何也曰聖
人所以垂世立教杜百代篡奪之亂也其刪書也斷堯典始焉美其

以聖遜聖也千古盛德將何以加諸取為百代典誥之首則萬世良者
恭之悖者懼之矣不亦宜乎其序曰將遜于位遜于虞舜作堯典微音
可知也揚元

堯典為虞書以成堯之遜

仲尼定堯典為虞書者何原聖人授受之心杜百代篡爭之亂以成堯
之遜也堯之遜舜以天下者非受於文祖之日而遽授之也若受於文
祖之日而遽受之爭其可已耶必先一其天下歸舜之心爾使舜之跡
著於天下舜之功被於天下堯舜無二也則雖堯之民即舜之民也雖
堯之事即舜之事也然則堯授舜以天下而臣無怨舜受堯之天下而
臣不爭故仲尼刪書移堯典為虞書明非一人獨能與舜天下蓋堯之
時天下已皆為虞矣則雖堯之事即舜之事也上同

堯舜謚號釋堯舜有曰堯舜謚也明善傳聖曰堯二聖盛明曰

謚法著於周公蓋三代之際世有辟王欲使聞美號而知勸見惡謚而
思懼此周公之制也豈以周制而逆觀堯舜之世耶漢武堯

堯舜傳禪堯禪舜則試之矣舜禪禹則不試何耶

或曰昔者群臣薦舜於堯曰我其試我書曰歷試諸難夫試者非聖人之事以天下與人而試之何也曰是聖人之用也非試也堯在位久其流澤於民也深天下之人知堯而未知舜堯舉舜於畎畝之中授之以天下之事一日以嗣位告則衆且譁雖堯莫之能遏也曰我其試矣民未忘乎堯也舜既獲天下之政其膏澤流乎民無異乎堯之君天下由是天下歸舜曰我君也堯之試舜既闕命矣敢問舜之禪禹不言試何也曰禹以治水之功被天下民之視禹也無異於視舜也書曰洪水儼予成允成功惟汝賢禹之力被於民也夫民之歸之也順不待試而天下安之矣舜受位而去然尤惠天下之懷也巡狩于外以避之書曰五十載涉方乃死此之謂也

堯名放勳謂放勳為堯名書之釋也然果何所據依乎

放勳作堯號蓋史稱堯之道謂三皇而上以神道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於事功也後人以放勳為堯號故記孟子者遂以堯曰為放勳曰

若以堯號放勳則韋陶當號允迺禹曰文命下言敷于四海有甚義理

堯與中星堯與篇曰中星為以殷仲春說云春分之昏正南方朱鳥七星畢見觀之以正仲春之氣然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東方可觀之以此正其儀今何不云是而及觀朱鳥之星何謂也

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

舜去四凶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然則堯所未能乎

萬物且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為難遽去之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之不堪而去之也

舜于格苗有苗逆命征之可也禹且舞干羽於兩階七旬苗自格一何易乎

或曰干羽之舞果格苗之道乎曰格苗不在干羽之舞子之言信也然苗之。以服我者班師而已舜大聖也為天下之君禹大聖也奉君命以行師其舉苗猶反掌耳然自謂堯之以威被必不服意吾德有未至

乎何苗之逆也退而自悔然後苗服焉夫以天下之大士師之衆仁聖之德問罪於苗苗民不服猶且班師此服苗之心也是故服天下以心不以威以威人未有能服人者也夫以德用威且不可况以暴用威乎

啓與亳戰古者天子有征而無戰若啓天子也亳諸侯也何以與戰于甘之也
戰危辭也知有亳之強也不曰征啓天子而失禮之古者天子六卿將一師諸侯不恭則奉辭以討之天子未嘗躬行有亳不恭咨夫其制故至于大戰夏德衰耳孔子憂之

放桀伐紂湯放桀武王伐紂義何如也

湯放桀先伐葛伐韋伐碩桀不悟而後放之文王伐紂先伐崇伐密伐共伐黎紂不悟武王又觀兵于孟津卒不悔而後伐之夫戒之而不戒者自亡而已何有於我哉戒之吾之志也放之伐之非吾志也非吾志而得天下者湯武是也逢人之惡利人之位未有得天下者也

伊尹及說命易曉

伊尹書及說命三篇大抵分明易曉今人觀書且看他分明底其難曉

致之致使曉不得亦不濟事語錄
易曉

尚書幾篇最分曉可玩太甲伊訓等篇又好看似說命蓋高宗資質高傳說所說底細了難看若是伊尹與太甲說雖是簾却切於學者之身太甲也不是昏愚人但欲敗度縱敗禮耳上同

盤庚五誥難曉

尚書中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減字硬說將去儘得然只是穿鑿終恐無益耳前同

周誥如曉諭之文

典謨之書恐曾經史官潤色來如周誥等篇恐只似如今曉諭俗人者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不同上同

禹貢酒誥可疑處

一書中亦極有難及處只如禹貢說三江及荆揚間地理是吾輩親自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即無疑此無他是不曾見耳康誥以下三篇更難理

會如酒誥却是戒飲酒乃曰肇牽車牛遠服賈何也梓材又自是臣告君之辭更不可曉上同

武成記事

武成一篇乃史官記武王征伐及其歸周所行之事者也然諸

自周伐商不當即斷以四月武王既生明既曰既生龜為四月之十六日不與其受會於牧野既曰祀于周廟命廢邦冢君不宜始記武商容閔敬財發粟此其顛倒斷絕有不容以不辨者

疑武成之誤者古今所說也孔穎達曰此篇序事多而王言少其辭又

肯毫不結體裁異於餘篇無作神羞以下當有其辭今無其語是言尚

未已簡編斷絕也自漢以來豈惟穎達疑之邪特為之疏義故說行於

世也如近世王氏程氏之徒莫不疑之人自為斷家自為讀而卒無定

論嗚呼書之不幸出於口授壁藏孔安國定其可知者五十有九篇曰

其餘錯亂磨滅不可復知然則五十九篇既定之後豈無錯謬者哉蓋

亦有之矣夔曰於予擊石拊石之辭只合在益稷之末而重出於舜典

命官之際康誥之書周公作誥以封康叔而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

東國洛此文皆錯誤失次也若夫武成之書則似顛倒錯亂然實究其

事實未嘗錯誤也蓋古者之體自不同仲虺之誥全載仲虺之言湯誥

全載湯之命伊訓全載伊尹之語至如太甲盤庚之類皆出一人之言

此其大凡也若堯典則惟記用人之言至於稱堯之德與乃命羲和以

下並史官之辭舜記並是史官述舜之為政及命官事禹貢頌命等書

並史官當時之制此又有體也其可一槩觀邪武王代紂五書泰誓三

篇牧誓一篇皆全記武王誓衆之辭史官無加焉此則仲虺之誥湯誥

伊訓體也惟武成不然武成者武王伐紂之功已成識其政書之書皆

史官記武王征伐及其歸周所行之事此則與堯典舜典頌命之書體

同孔氏乃疑其序事多而王言少體裁異於餘篇不當如是之疑也且

據左傳無作神羞以下皆有其辭此獨無文何拘之甚乎至王氏則離

析其章句以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下即繼以乃反商政夫經上言先王

之勤勞文王之未集大統武王承厥志以下不言伐商遽謂反商政

則其語無倫之甚學者惟患武成之失次其離而讀之反以無倫可乎

予謂不然武成一書惟知古人作書之體者乃知其無誤也武王既勝

商歸豐史官雜記其事首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翌日癸巳王朝步
自周于征伐商此則記其始往征伐商之時也繼以四月哉生明王來
于商至于豐乃偃武脩文以下此則記其克商還周之時也既述其往
又記其歸此其識事之總目也即載其命家君百二之辭告皇天后土
所過山川之言至無作神蓋述武王征伐之時有此言耳述武王之言
已盡乃曰既戊午師逾孟津此史官還卒言其勝商之事爾下至封墓
式闡散財發粟皆天下已定行之雖若不相倫續蓋雜記其政事無害
作書之體也以此見既生魄乃序其歸周之後既戊午重述其伐商之
時不得以戊午繼四月生魄為說也學者反覆深思理可見矣或曰孟
子之於武成尤不盡信之矣豈得無所疑乎曰孟子特疑其二人伐罪
不至於血流漂杵爾孟子雖疑其理之或非未嘗疑其文之錯誤後人
疑武成當如孟子而後為知書也

武成一月

泰誓武成月不稱
正而稱一者何也

太誓武成稱一月者商正已絕周正未建故只言一月也考索四卷終



